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

李季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禮

李季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6年·武漢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禮

李季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32印張 49,000字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號：10107·25

內容提要

包括短詩26首。其中14首寫成于1949年至1952年間，曾收在作者的“短詩十七首”這本集子里；其他12首，則是作者近兩年的新作。這些詩的內容，一部分是歌頌陝北三邊人民對敵鬥爭的英雄事迹，一部分是對祖國建設——特別是對玉門油礦的歌頌，其中也有少數對黨和革命領袖的頌詩及紀行詩。

目 錄

三邊人.....	1
只因为我是青年团员.....	6
列 寧.....	12
报信姑娘.....	14
我們來到了莫斯科.....	32
十月的莫斯科.....	36
致托尔斯泰幼稚院的小妹妹們.....	38
苏联人民和我們在一起.....	41
当拉起手風琴的时候.....	43
列寧格勒有一个青年.....	46
寄亞力山大·克拉西爾尼柯夫.....	48
贈瓦日克.....	53
憎恨之歌.....	56
烏 班.....	59
在我們居住的地方.....	62
我們和党.....	65

阿拉善牧歌.....	67
有三条清清的小河.....	69
縫紉員.....	71
新旱船歌.....	73
理 想.....	80
青年頌.....	84
他們來自石油河边.....	86
珍惜每一秒鐘.....	88
我想念.....	90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禮.....	91
附 記.....	93

三 边 人

在沙家店战斗^①的前几天，
旅部里來了一百多担架隊員。
他們都是綏德分区的，
只有六个人的家，住在三边。

一样樹开的一样花，
三边人穿戴不一般：
身上披的羊皮襖，
紅毛綫的長圍巾系在腰間。

肩膀上抗着担架杆，

-
- 指陝北的定边、塘边和安边。
 - 沙家店在陝北米脂縣，1947年8月20日，人民解放軍在此歼滅胡宗南匪部36師。此役根本改變了西北戰場的形勢。西北戰場，自此即開始反攻。

脊背上背的毛綫毯，
行軍時不愛多說話，
唱起順天游來，
山這邊能听到山那邊。

有的人譏笑三邊人胆小怕死，
還說他們一輩子只洗兩回臉，
开玩笑也稱他們是沙老鼠：
三邊人聽見裝做沒听见。

沙家店战斗打响了，
六個三邊人跟着机炮連。
他們好像都是鐵石鑄的人兒，
一黑夜搬運了十二趟大炮彈。

連長叫他們隱蔽休息，
他們却偷偷地竄上了火綫，
幫助炊事員送飯送水，
緊跟在戰士們的身邊。

● 陝北最流行的民歌，兩句一節。

机槍射手受了伤，
他們抬着送往換藥站。
剛要經過一段开阔地，
离他們几步远的地方，
落下了一顆大炮彈。

好像早就商量好了，
他們把担架放到地面。
为了不使炮彈炸着伤兵，
六个人争着跑上前去，
用身体把炮彈遮掩。

伤兵同志可以證明，
“我親眼看見炮彈爆炸了，
兩個人炸得不像人样，
这四个炸伤了，倒在一边。”

火綫救护組趕來抬走了伤兵，
也抬走了四个受伤的担架隊員。
在医院里他們一天又說又笑，

好像他們並沒有受傷，
好像炮彈並沒有把他們的手腳炸斷。

战斗結束了，
人們都把他們的故事講談。
雖然他們六個都不在場，
大家對他們的稱贊，
却傳遍了各團各連。

這個說：三邊人最不怕死，
他們都是鋼骨鐵胆；
那個說：他們腰里扎的紅圍巾，
簡直和咱們帽子上的紅星一樣好看。

這個說：
他們不是沙老鼠而是沙老虎；
那個說：
他們唱起順天游，
和咱們軍號聽的一般遠。

还是指導員會做結論，

他說：不論延屬、隴東、关中，
也不論是綏德或是三邊，
边区老百姓都受过毛主席的教育，
边区的每个老百姓，都不能輕看！

1949年冬于武汉

只因为我是青年团员

“請你告訴我：什么是青年？”

我若这样問不論哪一个青年团员，

他一定会笑得弯下腰來，

不然，他就会怪我把他当傻子看。

也許你們会引据团章上的規定，

告訴我从几歲到几歲的青年年限。

这个回答当然正确，

但是却有点过于簡單。

虽然我不滿意你們的解釋，

可是我自己也難說得周全。

这里且讓我講一个通訊員的故事，

也許它会給我們一个比較滿意的答案。

我有一个名叫石虎子的朋友，
他是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外号，
因为他实在有老虎那样凶，石头般的坚。

他是一个自动参军的新战士，
没过两个月，就成了通讯班的工作模范。
他送信从不是走着去送，
人们说：石虎子送信就跟打电话一般。

石虎子最爱唱歌，大笑，
同志们都知道他的这个特点。
他的歌声笑声特别响亮，
就像是长了翅膀——能听几里远。

1947年陕北保衛战开始了，
馬鴻逵的騎兵侵占了咱们的定边。
有一隊地方干部被敌人包围在一个草原上，
团长决定派人把他们引出包围圈。

这是一个困难而又危險的任务，

团长把它交给了通讯班：
“派两个胆大勇敢道路熟悉的，
必须是共产党员或是青年团员。”

通讯班长决定自己前去，
另一个派谁呢？他望着大家的脸。
石虎子像个皮球从炕上跳起：
“我去，咱石虎子——青年……！”

不光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吃饭，
难办的是要通过十六七道的封锁线。
就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开头很顺利，
恰恰在越过最后一个岗哨时发生了波澜。

匪军哨兵一枪撂倒了通讯班长，
另一队骑兵把石虎子紧紧追赶。
人腿怎么能和快马赛跑，
一根马缰绳把石虎子牢牢捆住。

匪军营长亲自审问，他想从
石虎子身上把情报试探。

問了一百句，回答尽是“不知道”，
把營長氣成了一個紅燒的山藥蛋。

火爐里抽出了燒紅的槍探條，
大腿上對穿了一道指頭粗的眼。
咱們的石虎子真是一塊石头，
你看他緊咬着咀脣怒瞪着眼。

受傷的老虎總要吼叫，
青年到底還是青年。
呵呵，他竟忍疼唱起歌來：
“一枝槍，三顆手榴彈……”●。

又是氣惱又是害怕，
強盜們嚇得像一群木鷄一般。
營長吩咐搬來鋼刀，
他想從精神上制服我們的青年。

一不鋼頭，二不鋼腰，

● 此為當時流行於陝北部隊中的一首雄壯軍歌之第一句。

“克擦”一声，十个手指头掉在一边。

母子連肉，十指連心，

痛昏了的石虎子被抬進了臭羊圈。

哨兵对“死尸”根本沒管，

苏醒的石虎子用牙啃斷了欄杆。

像一匹脫繮的快馬疾速飛馳，

天亮时石虎子進了包圍圈。

底下的故事不用細說，

他領着那一隊干部安全地出了包圍圈。

当他向團長報告完成了任務的時候，

他流汗的臉上疼得像塗了黃蠟一般。

團長望着他滿是血污的手，

眼睛像是在問他說：你为什么这样勇敢？

他的回答是从牙縫里吐出來的：

“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

“請你告訴我：什么是青年？”

我想咱們都會同意这个答案：

就像石虎子那样，
才是真正的青年。

1949年12月于武汉